

[回族历史]

明代广州的“达官兵”

马明达

(暨南大学 历史系, 广东 广州 510632)

摘要: 明朝曾有大量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内附, 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穆斯林民族。明朝以优惠条件接纳内附者, 将他们安置到全国各地, 并将其中一部分编为世袭军户, 称“达官兵”。景泰、成化间, 曾将一部分“达官兵”迁入广州, 久之, 这些移民成了世居广州的居民, 成为广州回族的重要来源之一。

关键词: 教门三忠; 达官兵; 韩雍; 回回

中图分类号: K248 文献标志码: A 文章编号: 1002-0586(2005)03-0092-08

广州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最早的地方, 是中国回回民族的发祥之地。

至少自唐代以来, 就有许多阿拉伯客商侨居广州, 久之, 人口增殖, 居住区域扩大, 竟形成一个独立的社区, 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“蕃坊”或“蕃巷”。随着历史的变迁, 广州蕃坊也经历了许多的盛衰起落, 但它顽强地存在着, 一直绵延到宋元时代。入明以后, 蕃坊情况发生了某些变化, 总体上说不复往昔之繁盛, 但并非就此烟消云散。由于明朝景泰、成化之际, 曾实行过内迁的“达官兵”永久居留广州的政策, 这竟使得明初遭受严重削弱的广州回族族群又得到新的人口补充, 古老的蕃坊也得以后继有人, 香火不绝。有了明朝的这一次完全不同于唐宋的“大输血”, “蕃坊”的流风余韵才能够不绝如缕地传存下来, 直到今天, 怀圣寺和先贤墓都还依然存在, 许多遗迹也清晰可寻, 构成了广州一个重要的文化亮点。

以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为出发点, 关于广州的蕃坊问题——特别是唐宋的广州对外贸易和蕃坊等问题, 学界论著已多, 可谓成果累累。相对而言, 对宋以后广州蕃坊的衰变, 特别是明代“达官兵”入居广州, 并且实际上成为后来广州回族主要成分的问题, 研究者虽间有涉及, 但尚未有人作过深入考察。我以为, 这是广州蕃坊史、回族史, 也是中国回回民

族史上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。敝文拟对此问题作力所能及的探研。所论或有不当处, 请读者指正。

先从明末清初广州的“教门三忠”谈起。“三忠”是指羽凤麒、马承祖、撒之浮3位为南明永历王朝殉节的广州回族将领^①。

清顺治三年(1646)底, 清军占领了广州。顺治五年四月, 清两广提督李成栋以广东全省反正, 广州复归南明版图, 永历声势为之一振。但不久, 李成栋溺死在江西征途, 南明形势急转直下。顺治七年(庚寅, 南明桂王永历四年, 1650年)三月, 清军平南王尚可喜、靖南王耿继茂率大军包围了广州城。城中的南明总督杜永和等拒不投降, 据城坚守。清军初攻不利, 便一面在城外北、东、西三面挖掘深壕, 作久困之计; 一面加紧铸造大炮, 并在城外招纳广东沿海巨寇, 以控制南面的海口。清军围城达数月之久, 至十月下旬一切都准备充分后, 便全力展开进攻。十一月一日, 清军集中火炮轰击城垣, 第二日清军由城墙塌陷处攻入城中, 南明军顽强抵抗, 双方展开激烈的巷战, 胶着厮杀数日, 广州才最终易手。接着, 便发生了清军对城内无辜居民的血腥屠杀。以羽凤麒为首的广州“教门三忠”便产生在这场清军与南明军民之间的

收稿日期: 2005-06-20

作者简介: 马明达(1943—), 男(回族), 河北孟村人, 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, 博士生导师, 广东省武术文化研究会会长。

血战中。

“教门三忠”的事迹，原本只有马承祖一人被记载下来，但也仅见于屈大均的《皇明四朝成仁录》卷 11《后广州死事诸臣》：

有马承祖者，广州右卫达官指挥，守五羊门。城陷，与子宗保、宗仁同战死^②。

屈大均《皇明四朝成仁录》的成书在他为“三忠”撰碑之前，此前关于“后广州死难诸臣”的记载，他只搜集到冯耀、郭瑶、施辉然等 3 人，加上语焉不详的马承祖父子，大致都是南明在广州的一般官员，而且以文官居多。屈大均曾经为殉难者中竟没有封疆大吏而感到沮丧，发出“封疆之臣当日安在乎”^③的浩叹。而广州在遭遇大规模屠杀后，除了邝露这样的名人外，许多殉难者的事迹便掩埋在残垣断壁之中，羽凤麒、撒之浮都是如此。时隔近 40 年之后，屈大均在广州的壕畔巧遇羽凤麒之子羽应翱，才终于得知羽凤麒英勇殉国的详情。明亡后，坚守遗民志节又以保存故国史迹为己任的屈大均，振笔为羽凤麒撰写了墓碑文——也是他对《皇明四朝成仁录》的一个补充，如以死节的武臣而言，在都司崔应龙、守备郭瑶之外，又增多了“达官”督都同知羽凤麒等——这就是著名的《明死事都督同知羽公墓碑》，俗称“教门三忠碑”。为方便研究，我们不妨将碑文的主要部分录之如下：

公讳凤麒，初名腾龙，字冲汉，其先回纥国人也。远祖曰士夫。成化时，两广瑶人作乱，朝以都督同知赵辅为征蛮将军，以右金都御史韩雍督理军务。雍上疏请调南京达官军千余至军，用其骑射，偏将为先锋，诏许之。师至浚州大藤峡，盘踞诸瑶以数万众来拒，伏药弩鏖枪林菁间，出没不测。雍麾达官军夺险先登，所向摧灭。贼平，雍进左副都御史，辅封武靖伯，达官军头目羽士夫、马黑麻等大小百余人，加封指挥使、挥同、挥金、镇抚、千百户等世袭，安插广州四卫，设大东、小东二营，西营，竹筒营以居之。

公，士夫之裔孙也。崇祯间袭指挥使，永历元年，以拥戴加都督同知。四年庚寅春，广州被围，总督江宁侯杜永和与诸将力守，公守正南门，昼夜不懈。十一月初三日，城陷，永和开门遁走，以家属浮琼海而南。诸将亦以饕餮邀公同去，公痛骂不从，举家百余人，亦不令去。敌入，公戎服缢家，家中男女悉被俘。

事定，广州人有知其事者，以公与撒三浮、马承祖为“死难三教门”并称者，间以语予。予尝撰《有明四朝成仁录》，中有《前广州死难诸臣传》、《后广州死难诸臣传》，凡得十余人，皆文臣也。武臣则前死者有守备余述之，后死者有都司崔应龙，守备郭瑶与公为三，皆非统兵握大将权，膺侯伯之封者也。而能与城存，以死报国，皎然不欺其志，岂非忠烈伟丈夫哉！……城既被屠，公之子应翱甫八龄，以稚小不死，得赎以归。越四十余年，予遇之濠畔之肆，知其姓羽，则问曰：‘讳某某公者，君知之乎？’曰：‘是吾父冲汉公也。’予惊喜，语以为公作传之故。应翱流涕再拜，因乞予为公墓上之碑。墓在广州大北门外流花桥西，虚墓也。（下略）

碑文载屈大均《翁山文外》卷 6 亦见新编点校本《屈大

均全集》册三页 134 这个文本与《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》所录的碑文之间稍稍有些不同^④，但大都无碍于文义，故恕不校订。碑文为我们提供了两个方面的史料：一是关于羽凤麒等人的身份和他们定居广州的原因；另一个是顺治七年广州之战的某些细节。前者自然是我们注意的重点所在，但暂且摆下，放到下节讨论，先来谈谈与广州之战有关的几个问题，以见碑文记事之准。

据碑文，羽凤麒原本是广州达官的世袭指挥，崇祯年间袭职。永历元年，以拥戴永历继承皇位之功，提升为都督同知，在广州殉难明军将领中，地位是比较高的。羽凤麒的职责是守卫南门，相信他所统率的主要是世代驻守广州的“达官兵”，马承祖、撒之浮都是他的属下。屈碑并没有详言广州战守的具体情况，但他在碑文之末的谀词中有言简意赅的表述，以当地人记当时事，读来句句是史，可信度是比较高的：

南门乘墉，自春徂冬。臂为雁翅，横绝西东。

公之死守，敌不克攻。西关之鬻，范伯不忠。

佛狼巨炮，反击丰隆。羸身受镞，公当其冲，城亡慷慨，以死自雄。髑髅台上，大首为公。

国殇百万，于尔尊崇。招魂而葬，土中空。

千秋毅魄，永保佗宫。

南门是明广州城临海的一面，由于羽凤麒“昼夜不懈”，始终没有被清军攻占。而广州城的失陷，首先是清军使用了强大的火炮。据载，清军在从化新铸大炮 46 门，加上原从江西带来的和缴获的 20 多门，共有 73 门大炮，每门炮配备炮弹 400 多发，可谓火力充足^⑤。经十月二日清军集中轰击，守军虽顽强抵御，但实际上已处在非常不利的形势之下。其次是城里有人变节，充当清军内应，此人便是总兵范承恩。关于范承恩，清文献中说法不一，有说被杀，有说被俘^⑥。而实际情况应以屈大均所说为准，他是引狼入室的内奸。守城主将两广总督杜永和曾经严辞拒降，率部戮力死守，而此时也仓皇弃城而去，径自逃往海南岛^⑦。这段在广州历史上空前惨烈的史事，各家记述并不详备且多有歧异，《清史稿·尚可喜传》所载似相对简洁明了：

二月，师薄广州。广州城三面临水，李成栋之叛，于城西筑两翼，令附城外为炮台，水环其下。……可喜命攻城，阻水不能进，乃凿深壕，筑堡垒，为长围困之。……围合十阅月，永和部将范承恩助守广州，约内应，决炮台下水，可喜令诸军皆舍骑藉薪行淖中以济，遂得炮台，据城西楼堞发炮击城西北隅，城圯，师毕登，克广州，俘承恩等，斩六千余级，逐余众迫海滨，溺死者甚众^⑧。

屈大均谀词的“臂为雁翅，横绝西东”，当指李成栋“于城西筑两翼”；“西关之鬻，范伯不忠”的“范伯”即范承恩，称之为“范伯”是因为永历曾封范承恩为阳春伯；“佛狼巨炮，反击丰隆”，指清军潜入西关，利用明军的佛朗机大炮轰击西北城垣，导致城墙塌陷。“丰隆”是古代神话中的雷公，此处借指炮声轰鸣之威猛。“羸身受镞，公当其冲；城亡慷慨，以死自雄”，写羽凤麒赤身奋战，身躯受伤，而城破之后，在有可能乘船出逃的情况，他毅然选择举家以死报国之路。屈大均说：

“皎然不欺其志，岂非忠烈伟丈夫哉！”比之于范承恩、杜永和之流，以及被清军俘获的大批南明高阶官员和弃战而逃的将领们，羽凤麒 3 人的确显得挺拔凛然，英烈千秋，数百年以后犹令人感想不已！

清军入城后实施了疯狂的抢劫、奸淫和大屠杀。到底杀了多少人？说法不一，地方史志有 60 万、70 万之说，显然都失之夸大，但大屠杀是确定无疑的，而且规模当远在扬州十日、嘉定三屠之上，因为广州是个商业繁盛的大都会，人口远在扬、嘉二城以上。意大利传教士匡卫国（1614—1661）在《鞑靼战纪》一书中写道：

大屠杀从 11 月 24 日一直进行到 12 月 5 日。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，他们不说别的，只说：‘杀！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！’……最后，在 12 月 6 日发出布告，禁止烧杀抢掠。除去攻城期间死掉的人以外，他们已经屠杀了十万人^⑨。

尤其令人齿寒者，大屠杀的实施者尚可喜、耿继茂二人并不是满人，而是汉人；他们所统率的军队也不是满洲八旗军，而是以辽东汉军为主力的杂牌军，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明朝降军。顾诚先生有感于此，曾深怀悲愤地写道：“尚可喜、耿继茂以汉族同胞的鲜血在清朝功劳簿上记下‘名垂青史’的一笔！”^⑩

居民被屠戮殆尽的广州城，变成一座“民居遂空”的空城，被尚可喜之流彻底废弃，自此广州便有了老城（或叫旧城）、新城之分。尚、耿两藩和其子侄们所统率的汉军，都住进老城，老城实际成了兵营。而新设立的“大小衙门，俱在新城”^⑪。尚、耿二人在同胞的磷磷白骨上营造起豪华的王府，享受着穷奢极侈的生活。《清史稿·耿继茂传》载：

初，继茂与可喜攻下广州，怒其民力守，尽歼其壮。即城中驻兵牧马，营靖南、平南二蕃府，东西相望。继茂尤汰侈，广征材木，采石高要七星岩，工役无艺，复创设市井私税，民咸苦之^⑫。

尚、耿对城里属于“达官兵”系统的回回军户是如何处置的，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，但这些人遭遇不难想象，因为他们是广州城里抵抗最顽强的人群之一^⑬。羽凤麒年幼的儿子是被“赎”出来的，是花钱买了条命。不管怎样，“教门三忠”英勇赴难的英勇品节受到广东士人久远的敬重，也给广州的回民带来荣誉。与屈大均一起名列“岭南三大家”的遗民诗人陈恭尹，曾写诗颂扬羽凤麒，题目是《庚寅之冬，明督都羽公死事于广州，纪之以诗》诗云：

天方为教本坚刚，受命先朝卫五羊。

生死只殉城下土，姓名不愧羽林郎。

血流大地终成碧，骨化飞尘久亦香。

世禄几家能矢报，为君歌此问苍茫。^⑭

诗的第一句是作者对羽凤麒信仰的肯定，是说羽凤麒的精神源自于崇尚“坚刚”的天方教，这话不无道理。接着是对广州“达官军”百多年来一直担负“卫五羊”之责的肯定，这是有历史根据的，作为饱学之士，陈恭尹自然熟知达官兵们“卫五羊”的史实。最后是说在这场战争中，明朝的世禄之家能

奋死报国者并不多，于是更显“教门三忠”的崇高。诗中血流、骨化一联极妥帖也极悲壮，因为羽凤麒等人并没有留下遗骸，正如屈大均碑文所说，“三忠墓”实际是一座虚墓，“三忠”的血骨早已化作飞尘融进广州的土地和大气中了。

到晚清，“三忠墓”成为广州流花桥畔的一处衰草凄迷、人迹罕至的古迹，但有心的读书人还记着“三忠”的事迹，偶尔会有一二吟咏之作。道、咸间，番禺文人樊封在他的《南海百咏续编》中，就有一首《教门三忠墓》七绝，诗云：

流水桃花古道旁，都人和泪葬三良。

诸君平日谈天理，愧彼兜鍪纪网。

注：教门三忠墓，在流花桥北。顺治庚寅，大城既复，回民收瘞明四卫指挥使羽凤麒、撒之浮、马成祖三人者。旧碑已失，《通志》纪其缺文。

盖以死报国，忠于所事者也^⑮。

“三忠”事迹的沉寂，显然与乾隆年间屈大均的著作遭到禁毁有关。“旧碑”出自屈大均之手，自然是被官府毁掉了。乾隆的禁令十分严峻，久已辞世的屈大均竟遭到“发棺戮尸”的惩处，所以直到晚清，樊封“盖以死报国，忠于所事者也”两句，言未尽意，似仍然有所忌讳。

二

所谓“达官兵”，是明朝军队系统里一个特殊的构成部分，可惜《明史·兵志》对之竟无所记述，实在是一个不应有的失误。

明朝自洪武年间始，就陆续有周边少数民族主动内附，其中以蒙古人和西域回回人为多。最先内附的多是“鞑靼军士”，即元朝残余军人，其中最大的一批是辽东纳哈出的部属^⑯。以后零零星星不断有降附者，历时甚久，数量很大，安置便成了一个大问题。洪武二十二年（1389）二月，朱元璋曾“命荆州左护卫并黄州、常德、岳州、沅州、蕲州、武昌诸卫各造营房三千间以居鞑靼军士”。明制，最小的军士建制是“小旗”，辖兵丁 10 名，居营房一间。荆州左卫等七卫建营房二万一千间，军士数量在 20 万左右，足见数量之大^⑰。所谓“鞑靼军士”，实际并不全是蒙古人，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回回人和其他色目人。洪武、永乐以后，其来源又转而以西域（主要是哈密）的回回人为主。因其结构复杂，后来官方文件便以“达”代“鞑”，统称之为“达人”，并且从中衍生出了“归化达官”、“达官兵”、“达目”、“土达”、“回达”等一系列相关词语。

明初对内附的“达人”最先主要是安置在南京，永乐以后又多安置在北京和京畿各地，后来逐步扩展到南北各地。朝廷对归化达人在各方面都给予适当的安排，其中相当一部分仍然编为军户，随时听候征调。达人入居既久，人口滋生，生计便成了问题，由此也滋生出一些社会问题来。弘治年间，任兵部尚书的马文升曾在给朝廷的奏疏中说：

臣又见三河县五军营草场一处，多系宣德年间归化达官任玉、王镇等种牧。自昔归化之时，给与庄田以裕其食用，此固朝廷招徕降附之深意也。然而土著既久，生齿渐繁，地之所入不足以贍其家之所需，至有迫于饥寒而流为劫盗者。甚

非所以安远人而来慕义也。臣询之于人,咸言自此以至河间,达官之营相望不绝,贫不聊生者与营略同。……古昔圣王于边境之未服者,尚绥而抚之,又况慕义来归居于吾土者,岂可使之失所也哉。况其间习于土俗而精骑射者不少,倘陛下用之,得其所而处之,得其宜则未必不赖其益也。今天下武备懈弛,穷海遐边之卒手不能弓,身不能骑者,在在皆是。脱有寇贼窃发,将何以御之?臣愿陛下留神于无事之日,加恩于归化之人,其处显位而见柄用,固不必更张矣。若夫达官之闲散而不任事者,选其材力超众骑射绝伦之人,散之边方,分置各卫,如湖广、广东、广西、四川、云南等处卫,置一二员加其品秩,厚其廪饩,使之专教士卒骑射,则既不失安远人之道,而亦因得以精中国之技也。^①

明朝对内附达人的使用主要是在军事上,似乎主要是看重他们的战斗力和在军事技艺上的特长。马文升的奏疏充分反映了这一点。马文升主张:一是将达人精于骑射者编成军队,以供明廷驱使;二是“选其材力超众骑射绝伦之人”,散之边方,“使之专教士卒骑射”,以帮助提高明朝军队的武技。马文升的主张并非突如其来,而是早在马文升之前明朝就曾经这样做了。其中调迁到广东广西的“达官兵”就是一个显例。

屈大均《羽凤麒碑》载,羽凤麒的远祖叫士夫,明宪宗成化年间,两广“瑶人作乱”,朝廷命赵辅为征蛮将军,以韩雍赞理军务。韩雍上疏请求征调南京的达官军千余至军,“用其骑射,偏将为先锋”。战争结束后,“达官军头目羽士夫、马黑麻等大小百余人,加封指挥使、挥同、挥佾、镇抚、千百户等世袭,安插广州四卫,设大东、小东二营,西营,竹筒营以居之”。

调用南京“达官兵”从征,并在事后将他们安置在广州等地,并非韩雍的创举。韩雍之前,当景泰元年(1450),董兴在剿除广东黄萧养之乱的战争中,就曾经这样做过。

按,正统十四年(1449)冬,广东“南海贼”黄萧养聚众起事,自称东阳王,署置百官,长时间包围广州城。第二年,也就是景泰元年二月,明朝派遣都督董兴率兵出征,至四月间,黄萧养败灭。此事始末,明代史籍中多有记述,《明史》卷175《董兴传》言之尤详^②。但大都只讲董兴调用“狼兵”出征,没有提到他调用“达官兵”并在事后将应征“达官兵”安置广州之事。明确提到此事的是韩雍,是韩雍在写给朝廷的《议处广西地方事宜疏》奏章中提到的。他说:

查得景泰年间,海宁伯董兴征剿广东反贼黄萧养,事平之后,曾奏留在京达官在于广城安插居住,遇警调用。^③

董兴此举,在明朝似有创始之功。清汪森《粤西丛载》卷24引《百粤风土记》云:

达目 洪武中分置故元降将纳哈楚、诸王噶尔萨及其官属于闽广、广西,自是有达目。……而近有口外归降者,资遣而来者谓之达目。……初,但食以禄粮,自广东黄萧养之乱,奏准随征,其后一概差调,习骑射,敢勇耐劳,行阵间颇得其力。

据此,在董兴之前,明朝对内附的达人只是提供一定的“禄粮”和居住地,让他们有个安身之处就是了。具体的供给条件明代文献中多有记载可征^④。自董兴平定黄萧养之乱后,明朝才开始征调内附达人组成军队,参加战争,并安置到

南北各地的卫所中,成为世代相袭而供随时征调的军户,当时称他们为“达目”、“达官兵”。

董兴在广州安置了多少“达官兵”,目前尚不清楚,但他“遇警调用”的目的应该是达到了,不然就不会引起十几年后韩雍的效仿,也不会由此形成制度,形成一种明代兵制中一个非常特殊的构成部分。

韩雍字永熙,江苏长洲人,是明朝前期一位名臣,明清史家往往把他与王守仁(阳明)相提并论,二人都是兼资文武的杰出人物。韩雍正统七年(1442)登进士,以御史起家,史称“负气果敢,以才略称”^⑤。早在明英宗景泰年间,广西浔州(今桂平县)的瑶族首领侯大狗就发动了抗明战争,反叛者凭险据守,不断扩大地盘,两广明军对之无可奈何。明宪宗成化元年,朝廷决定用兵,以都督赵辅为总兵官,太监卢永、陈瑄为监军。兵部尚书王竑则力荐“韩雍才气无双,平贼非雍莫可”^⑥。乃以韩雍为左佾都御史,赞理军务。作为主帅的赵辅了解韩雍的才能,军事一以委之,故实际上是韩雍制定方略,统筹全局。对十多万明军而言,这是一场十分艰难的战争,主要原因是桂平一带万山丛集,地势险要,而反叛者充分利用地理和武艺上的优势,立栅寨于山巅,置滚木、礮石、镖枪、药弩等以抗拒官军。正是针对这一情况,韩雍提出调用南京“达官兵”参战。《明史》韩雍传对此并无具体记载,只是说“雍驰至南京,集诸将议方略”^⑦。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卷39《平藤峡盗》载:

雍又奏调达官军千余,专命偏将领之。瑶僮出入山林,利用标枪牌刀诸短兵,不能当骑射,故达军所向辄克,贼畏之。^⑧

《明史》卷91《兵志三》又载:

延绥固原多边外土著,善骑射,英宗命简练以备秋防。大藤峡之役,韩雍用之以摧瑶僮之用牌刀者。^⑨

延绥固原的“边外土著”是一个模糊的概念,我们不能确指它的民族构成,但相信其中一定有内附的蒙古人和色目人,应该有穆斯林。除此而外,韩雍的部属中还有就在两广驻防的和勇的部队,而和勇是蒙古和宁王阿鲁台的孙子,他所统率的军队主要是“降夷千人”。《明史》卷156《和勇传》

和勇初名脱脱字罗,和宁王阿鲁台孙也。阿鲁台为瓦剌脱欢所杀,子阿卜只俺穷蹙,款塞来归。宣宗授以左都督,赐第京师。卒,勇袭指挥使,带俸锦衣卫,积功至都督金事。天顺元年,诏加同知,赐姓名。久之,以两广多寇命,充游击将军,统降夷千人往讨。……成化初,赵辅、韩雍征大藤峡贼,诏勇以所部从征。其冬,贼大破,进左都督,增禄百石。^⑩

明人钱溥撰《运筹亭平蛮碑》载,明宪宗“命都督和勇为游击将军,曰:维两京达官达军之在行者,汝其统之”。据此,和勇乃是这次战争中所有参战达官达军的总指挥^⑪。而和勇是穆斯林,这在明人叶盛《水东日记》中有明确记载^⑫。选用和勇统率达官达军,朝廷应该考虑到了这一点。显然,为了对付凭高据险又有标枪牌刀药弩之利的山地瑶人,韩雍特别重视“达官兵”的骑射优势——我以为主要是弓箭优势。骑射以外,“达官兵”们,特别是来自西域的内附回回还有一种有特色的

刀,这种刀被明朝人称之为“米昔刀”,乃是原本产自埃及的一种阿拉伯弯刀,元朝时曾经广为使用,明朝军中依旧存在,但主要应该是配置给“达官兵”的^⑩。在关于大藤峡之战的明代史料中,我们尚未见到“达官兵”执用米昔刀的记载,但从韩雍的诗中我们读到对这种刀的描写。韩雍《襄敏集》卷8有4首题为《广东来报贼散,承起征夷惠 弓钩刀诗,和且谢》的七绝,赵征夷即征夷将军赵辅,赵辅赠给韩雍“ 弓钩刀诗”,韩写下4首和诗以表谢忱。其中第四首云:

新置钢刀月样弯,崇山峻岭便跻攀。感君持赠征南去,指日相从定北蛮。^⑪

所谓“新置”,应该是指明朝特地为“达官兵”制作的弯形钢刀。史载明太祖洪武十三年设立军器局,是专门管理兵器制作的机构,在军器局所监制的各种刀中就有米昔刀^⑫。韩诗云,这种刀的特长是“崇山峻岭便跻攀”,显然正是专门为担当间道攀登的“达官兵”配备的。《明史·韩雍传》载:“官军诱贼发矢石,度且尽,雍躬督诸军缘木攀藤上。别遣壮士从间道先登,据山顶举炮,贼不能支,遂大败。”^⑬很可能“别遣壮士从间道先登”的“壮士”,就是一批手执弯刀的“达官兵”。

大藤峡之战的胜利,使韩雍获得很高的声誉,并受命以左副都御史的职位提督两广军务。韩雍大权在握,便对两广军政、主要是广西军政作了一番大调整。军事方面的调整,可从他上奏朝廷的《议处广西地方事宜疏》一文中有所了解,而他上奏的内容之一,就是援引景泰年间董兴前例,提议将从征的南京“达官兵”永久地留在广州。他的意见很具体:

今看得调来随征京达官都指挥你里哈答等四百余名,见在广东地方截杀流贼。合将都指挥使廉忠并所领达官你里哈答等四百余名,俱存留在广东城安插居住。内廉忠仍于原带俸衙门带俸,达官都指挥于广东都司带俸,指挥等官于广州前卫带俸。踏勘空闲地土,起盖房屋,拨与居住。内有家小者,乞敕南京守备官差官拨船起送前来;无家小者,设法措办代为聘娶。俱定与则例,按月厚其廪饩,供给下程柴草,冬夏给与绢布衣服靴帽,并加意抚治,不许剥削科害。但遇两广地方贼情,警急听调杀贼,有功照例升赏,诚为便利有益。^⑭

显然,韩雍的建议得到朝廷同意,于是这批原在京城“达官兵”便被安置在了广州。依照韩雍的意见,为他们划拨土地,起盖房屋,进而解决家属,保证生活供给,使之可以安心地居住下去。应该说,韩雍的思虑相当细密,而这位注重信义的官员也必定督促地方官员加以落实^⑮。在“加意抚治”四个字上,韩雍是相当用心的,一个显证就是研究者经常提到的成化四年(1468)韩雍对怀圣寺的重建。我也曾在文章里谈到此事,当时对韩雍“以所留达官指挥阿都刺等十七家居之”的“所留”二字不甚了了,提出:“是原本就遗留下的,还是韩雍军中所留?犹待考证。”^⑯现在已经非常之清楚了,重建怀圣寺——可惜成化原碑已失,很可能扩大了寺院规模——是为了安置广州的“达官兵”们的宗教生活有所保障;而“以所留达官指挥阿都刺等十七家居之”,则是为了使怀圣寺有一个官方地位,或者说可以使其得到“达官兵”这一特殊

群体的庇护。从这些地方看得出韩雍用心之深。史称韩雍“有雄略,善断,动中事机”,这的确不是过誉之辞。

从韩雍的奏疏看,安置在广州的“达官兵”的首领是都指挥使廉忠。我们在前揭钱溥《运筹亭平蛮碑》中见到过此人的名字,碑文说“公(韩雍)议既定,师及广西界,即议委都指挥邹宏、廉忠策应副总兵范信,以截流贼在新会之西者。”则廉忠原本就是一位都指挥。可惜史料不足,此人的来路尚不清楚。以姓氏看,廉忠可能是一位汉化了了的维吾尔人。元代维吾尔族名臣廉希贤之父布鲁海牙曾官廉访使,于是决定以“廉”为姓,“故子孙皆姓廉氏”,逐步形成元代最为显贵而庞大的廉氏家族^⑰。廉忠有可能是元代廉氏家族的后裔。

三

韩雍在广州安置了多少“达官兵”?我们尚未找到确切的数字。讲得比较具体的,是前引钱溥《运筹亭平蛮碑》所说:“广东宜安插达军四百于城内,以备遣调。”钱是当时人,所言数字应当有据。而屈大均《羽凤麒麟碑》则说:“达官军头目羽士夫、马黑麻等大小百余人,加封指挥使、挥同、挥金、镇抚、千百户等世袭,安插广州四卫,设大东、小东二营,西营,竹筒营以居之。”屈是史家,所言也应该是有来路的,而且他曾与羽凤麒之子交谈过。如果综合两家之说,是否可以认为钱溥说的是“达官兵”的总数,而屈大均说的是各级军官的数量。而屈大均所谓安插广州四卫,以大东营、小东营、西营、竹筒营4个兵营为居住点,无疑是正确的。民国广东香山学者黄佛颐在所著《广州城坊志》中^⑱,依据晚清黄芝《粤小记》、樊封《南海百咏续编》的考证,对各营位置均有所记述,兹稍加转陈。

《广州城坊志》卷1“芳草街”条云:

成化四年,省垣设四卫以处回众,曰大东营、小东营、西营、竹筒营。朝市虽更,然以里名遗址考之,可得其概也。大东营,当是今芳草街东三巷一带,内有蟠龙庵,为正白旗李姓香火院,即当日之礼拜堂也。^⑲

《广州城坊志》卷1“小东营”条引《粤小记》云:

今郡内西北,尚有小东营遗址,呼其后曰“四营人”。^⑳

《广州城坊志》卷1引《南海百咏续编》“小东营”条云:

小东营,明季四卫回兵行营也。成化四年,排瑶不靖,都御史韩雍调南京回兵来粤协剿。凯撤后留戍广州,建四回营以处之。……小东营今尚存清真寺。^㉑

《广州城坊志》卷3引《南海百咏续编》“回子营”条云:

回兵竹筒营,在大北门水关桥前,其地俗称“回子营”,或作“鬼子营”,鬼、回一声之转耳。有最胜、总胜两尼庵,亦当日回目公所。^㉒

《广州城坊志》卷3引《南海百咏续编》“西营巷”条云:

西营,在光孝街内,尚名西营巷,有武庙一区,即当日回目衙署。^㉓

按,《粤小记》的作者黄芝是道光年间人,《南海百咏续编》的作者樊封是光绪年间人,足见直到清末,当年4个回营的位置仍然历历在目,有遗迹可寻。至于大小东营清真寺则

查看完整版

付费下载



【百万古籍库】

<https://www.fozhu920.com/list/>

【易】【医】【道】【武】【文】【奇】【画】【书】

1000000+ 高清古书籍

打包下载





【风水】风水命理资料合集_9500 本

阴宅阳宅、风水堪舆、八字命理、手相面相、符咒卦象、奇门遁甲、紫微斗数.....



【中医】中华传统医学资料大全_15000 本

针灸、推拿、正骨术、汉医、苗医、民间秘方偏方、药洒药方、祖传医术、珍本...



【道术】道家法术\茅山术\符咒术\气术_3000 套

修真秘籍、丹道、道家秘术、胎息功、内丹术、茅山法术、道家符咒、巫术、...



【武术】传统武术与现代搏击术_6200 册

少林、武当、太极拳、形意拳、八极拳、咏春拳、气功、散打、格斗、拳击、...



【集藏】经史子集库_13300 卷

【经史子集】楚辞、汉赋、诗集、词集、宝卷、正史、编年、别史、纪事本末、地理志...



【国画】传世名画 _ 6100 卷

唐、金、辽、宋、元、明、清 800 多位画家近 6000 多幅传世...



【县志】方志\地方县志\乡志\地理志_8100 册

府志、区志、乡志、地理志..... 此合集为全国范围地方县志\府志古籍影印电子版， ...



【国学】中华古籍库—32 万册古籍书

32 万册《中华古籍库》 【32 万册影印古籍 + 20 多亿字，带检索器和阅读工具】 包括各地方志、日本内...

【更多】 >> <https://www.fozhu920.com/list/>